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卷

中学语文

课堂教学方法

KETANG JIAOXUE FANGFA SHIYONG QUANSHU

实 用 全 书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E D U C A T I O N

G6

3109.1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

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方法

实用全书

(上)

本书编委会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莫久愚
邓池君
李继东
秦晓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卷/冯克诚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1

ISBN 7-81015-942-9

I. 实… II. 冯… III. 教学法-中学 IV. G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174 号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卷

冯克诚 主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1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通州区京华印刷制版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664 字数:18720 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1015-942-9/G·98

定价:2380 元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

—— 编 委 会 ——

■ 学术顾问
■ 执行主编
■ 副 主 编
■ 编 委 会

■ 编撰人员

顾明远	王炳照				
冯克诚					
王 坦	刘焯铿				
冯克诚	程方平	毕 诚	莫久愚	劳凯声	
檀传宝	王 坦	施克灿	金生宏	李五一	
吴龙辉	顾 春	雒启坤	刘焯铿	王孚生	
刘敬尧	冯振飞	冯月文	肖乃明	胡定南	
董英伟	孙英志	孙晋平	李清乔	李明杨	
方学俊	龚国玉	陈 丽	尚 斌	迟为强	
何 光	向南屏	贺新兴			
丁家棣	于 明	于长生	万世成	万学德	
才文生	文庄胜	文 娟	马维高	马 缙	
方小芸	方 军	方胜雨	王京山	王成文	
王棣生	王佩衡	王 涛	王魁胜	王晓林	
王候月	王春葳	王 清	王文艳	王瑞祥	
冉启明	冉 琼	车艳丽	毛伟祥	毛小丽	
支志山	石小龙	石尚斌	石 武	田 震	
田士富	冯克诚	冯振飞	冯 雪	白霜蒲	
白 月	卢仁志	卢 勇	卢新斌	刘大华	
刘蒋尧	刘生宏	刘 迅	刘广秀	刘尧清	
刘玉庚	刘天柱	刘 切	宁 边	朱止祥	
朱丕漠	朱红梅	关海峰	吴 平	许步芸	
许华阳	何怀珍	何俊生	何武勇	向南屏	
向 非	汤磐如	汤平平	汤志干	李 捷	
李亚杰	李剑新	李 阳	李万畅	李雪碧	
李为初	李 维	李瑞风	李庆松	李丽丽	
张晓峰	张淑贤	张 爽	张淑珍	吴龙辉	
吴小波	吴志勇	杨淑芬	杨 辉	杨得军	
邹家容	邹付杰	罗小勇	罗明江	罗海树	
罗玉京	邢运行	邢志红	陈如溪	陈小丽	
陈 焱	陈平原	陈前智	周 清	周小情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

出版说明

班级制课堂教学是近代教学形成的重要标志和工作模式。一个成熟的教育制度必须有一套完整全面地整理归纳和表现本制度内在本质和要求的教学法体系。各国均无例外,而我国尚处空白。自我国新教育制度建立以来,此一研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一直未断,积累了富有特色、极具创造价值的丰富成果。特别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为整理和形成一套完整的能表现中国新教育制度本质和要求,适应国家人才培养机制的教学法体系,准备了充分的学术理论和实践的条件,使其成为可能。

课堂教学方法与一般的教学法、教学论、学习论和学习方法不同,它是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模式的框架下形成的一种在固定的和特设的教育教学空间内,针对高度智能化整理过的特殊形态的知识体系进行师生双方的交流和学习,并进行双向内化,达到文化延续的目的性特殊活动。它本身即有着许多特殊的要求和规律,这些规律不是从理论的阐释来展开,而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操作问题,是针对具体的教学目的的操作过程,如果失去了实用的意义,课堂教学方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学术发展的规律本身是一个整理积累至创造的过程。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需要按照严格的科学范式来进行归纳整理,可为实践提供直接的经验指导和为理论研究提供规范的实证,而规范的整理积累为科学的研究和新的创造等提供现实的基础和模型。长期以来的课堂教学方法中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的成果虽然丰富然而散乱,若不及时加以整理,也将失去其理论研究和实践积累的意义,无法直接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反过来说教学实践也客观地要求这一整理的完成。

目前已有的各种“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小学教学百科全书”等大多编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发行于九十年代初,已近十年,近于老化,且自其出版之日起,其体例并非教学法,而是一套套各学科的知识词典,实质是将课本知识词条化,并不适于教学方法之用。且十余年来,教材、教法屡经改革,更显其体例内容之过时陈旧,本书编委会自九十年代初即已开展有关研究和本大系的组织策划。

本大系以素质教育教学及现代教育(包括借鉴西方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精神为指导,按照学校课堂教学过程的内在规律和操作程式,运用方法理论和规范化技术,整理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教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从各科素质教育教学的理论基础、各科现代教育教学的基本原理、各科课堂教学的心理基础与调控、各科教学过程的设计方法与操作程式,各科课堂教学的结构模式及其运用、各科课业学习的方法指导及各学科的学习能力培养、各学科的基本思想方法与思维训练、各学科的课堂组织教学与调控技巧、各学科的活动课程与课外活动指导、各学科的作业练习设计、解题思路训练与考试指导、各学科的现代教学媒体及技术的应用、各科教师素质与教学评价以及课堂上的提问、开头、结尾的设计等具体技巧等方面展开适用于我国中小学各科课堂教学实际的教学操作方法及运用体系。

本大系以中小学学科分类编撰: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上下)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数学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上下)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英语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物理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化学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历史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地理生物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中学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上中下)

《实用中小学课堂教学方法大系·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方法实用全书》(上中下)

本大系的主要特点是

1. **全面完整**: 综合整理运用了广大一线优秀教师的教学实验和教学研究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高层次、高起点。起于课堂归于课堂, 主要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院、教育管理学院、中央教科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国家教委发展中心、东北师大教育系、教科所、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心理系、华东师大教科所、湖南师大教育系、教科所、山东省教科所等全国各地的主要教育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资深编辑、硕士博士及近千位优秀学校的一线优秀中小学教师共同撰稿。

2. **真正实用的教学法体系**: 按照课堂教学的内在操作过程, 展示方法与设计。是中小学(包括职教中专), 各科教师及教学研究人员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指导用书。

3. **最新的境界**: 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教改成果, 面向 21 世纪的教学实践, 培养新素质的人。

4. **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充分运用了教学法专家的现代研究成果和一线优秀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 并从教学操作的角度,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展示课堂教学的运用, 直接指导课堂教学。

5. **权威性和经典性**: 由教育教学法专家结合科研课题直接进行学术指导, 选案经典, 论述规范。

本书编委会

一九九九年元月

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

语文学科的性质,几经争议,似有定规,又无定规。在界说语文学科的性质时,自然离不开对“本质属性”的研究。语文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有认定为“工具性”的,有认定为“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有认定为“广泛的社会应用性”的,看法不一。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最近颁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开头的第一句也还是这样写的。只是删去“从事”二字。“开宗明义”嘛,许多人以此为据(或者另有所据),确认语文学具有“工具”性质,进而确认语文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性。对“大纲”里的这句话,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而作出的上述论断,多年来,信之奉之,照此不疑。而曹文趣、朱寿同老师经过教学实践对这句话以及这些论断都提出了疑问:

先说“语文”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的初中语文课本“编辑大意”中更明确指出:“说出来是语言,写出来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语’或‘国语’的旧名称,故称‘语文课本’。”后来叶圣陶先生对此曾作过具体阐述:“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其后有人释有‘语言’‘文字’,有

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为近,惟‘文’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本意合矣。”这就说明,“语文”是中小学一门课程的特定名称。它是口头语和书面文的“合言”,不是语言外壳和文字符号的总称,也不是孤立的离开人们的思维活动的语言文字。

第一部分

现代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原理与素质教育

次说“工具”

《辞海》对“工具”的解释有两个义项:一是泛指从事劳动、生产所使用的器具,另一是用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大纲”开头第一句话里的“工具”,可能导源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斯大林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同时也就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请教俄语老师,这两句中的“工具”,前句原文用“cneqctfo”,后句原文用“qoysue”。似乎是《辞海》两个义项的互用。“大纲”这句话里的“工具”,不知用的是哪个义项?如果用的是第一个义项,“工具”只能是一种比喻;如果用的是第二个义项,“工具”可理解为“手段”。但即使是比喻,其本体恐怕也还是“手段”。由此可以推知,“大纲”这句话用到“工具”一词,是强调语文对学习、工作的作用,并不表示其他。

再次说“基础工具”

单从表述上讲,“基础”与“工具”的搭配上似欠妥当。两者间没有顿号或逗号,肯定不会是并列关系,而是偏正关系。既如此,“基础”怎能修饰“工具”?“工具”哪有“基础”与“非基础”之分?列宁、斯大林说过如前所述“语文是……工

具”之类的话,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如下的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列宁、斯大林提到“工具”,毛泽东说到“基础”,如果是据此把“基础”“工具”连在一起,组成名词短语,企图以“基础”来突出“工具”的地位和作用,那在语法上或在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最后说“语文是……工具”

据上所云,“大纲”的这句话只能作这样的理解: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重要手段。所谓“工具性”,所谓“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性”,究竟怎样从这句话里推断出来的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第一,许多专家、学者在他们的讲话、论著中也说过或写过“语文是……工具”的话,但他们强调的恐怕还是语文的作用,未必就包含有什么“工具性”或“本质属性”的内涵的。列宁、斯大林在强调某某的重要作用时,曾几十次地用到“工具”一词,如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会成为“教育和改造广大人民阶层的极强大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充当“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等。很清楚,谁也不会从他们的这些话里,就判定“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或“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的本质属性就是“工具性”。因为“工具”的两个义项,或作比喻,或解“手段”,都无法界定它们的性质的。既然不能从“国家机关、军队是……工具”的命题里推出国家机关、军队的本质属性是“工具性”,又怎能从“语文是……工具”的命题里推出“语文本质属性是工具性”呢?

第二,所谓“本质属性”,是指某类对象必然具有并与其他各类对象区别开来的属性。以数学为例,有人说,数学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数据、图象等信息进行判断、处理以及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试问,能否以此判定数学的本质属性也是工具性呢?如果可以这样判定,语文、数学的本质属性都是“工具性”,那数学、语文还有什么区别呢?

第三,“语言”与“语文”不是同一概念。长期以来,各家对语言、言语、语文的解释是有分歧的,对它们有没有阶级性、属于哪个范畴等问题的看法也是不完全一致的。语言是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斯大林曾明确指出“不能列入”;可阿夫

托尔哈诺夫编著的《斯大林死之谜》一书中却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毫不含糊地认为语言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阿夫托尔哈诺夫的这个说法是确凿有据还是凭空捏造,有待考证、鉴别。但语文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有它鲜明的阶级性,这总是毋庸置疑的吧。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语文,有着鲜明阶级性的语文,“工具性”能表明它的本质属性么?

第四,严格地讲,“工具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讲了这么多年的“工具性”(有人说“工具性”初见于专著的,似乎是“人教社”1980年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法》),如果真要给它下个定义,或者作出解释,恐怕十个人就会有十种表述。这也难怪,由“工具”而“工具性”,由“工具性”而“本质属性”,这样“逐步升级”的过程,“跳跃性”实在太太,规定性也太太玄。于是各揣其意,各言其是,或者人云亦云,游移不定。前几年,由于“工具性”的一再被强调、突出,便也逐步趋于极端,甚至走向反面,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削弱了,脱离语言实践的字、词、句教学明显增多了,与此相关的语法知识教学,更是上风独占。有的语文教师感叹地说:“工具性、工具性,纯知识的教学泛滥成灾了,纯能力的训练也应运而生了。”结果是,非但不能发挥语文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特殊功能,而且连语言文字也学不好,不少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实际能力竟越来越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在70年代末提出“工具性”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发展到80年代后期把“工具性”认作语文的“本质属性”之后,掩盖的另一种倾向就显露出来,“针对”者变成了被“针对”者。实践的结果如此,对语文的本质属性问题,对语文学科该教什么、该学什么和该不该教什么、不该学什么的问题,难道不要认真反思、重新研讨么?

语文是口头语和书面文的“合言”,因此有理由说:语文是人们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有它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规律。斯大林的这段话应该说是对的:“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他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语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

在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世界上是不存在离开语言的“赤裸裸的思想”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没有语言,思想就无所依傍;脱离了语言,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叶圣陶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思想依傍语言”,“脱离了语言没法思维”。但是,反过来,有没有离开思想的“赤裸裸的语言”呢?恐怕也不会有!如果是承认没有“赤裸裸的思想”,不承认没有“赤裸裸的语言”,那就等于既肯定了自己,又否定了自己。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没有思想,语言何所依傍?没有思维活动,语言何由组合?乌申斯基的话可引来作为补充:“语言乃是思想的有机的创造,它扎根于思想之中,并且从思想不断地发展起来;所以,谁想要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首先应该发展他的思维能力。离开了思想单纯地发展语言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斯大林的话是强调语言对思想的作用,那乌申斯基的话是强调思想对语言的作用,各从不同角度阐明了语言和思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可见,语言和思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两个方面的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谁也离不开谁。这在中国,早有类似的论述。如南朝梁刘勰就说过“文附质也”、“质待文也”的话,清朝的郝经也说过:“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一“附”一“待”,一“著”一“生”,说的也都是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不管是口头说出来的话,还是书面写出来的文,都是语言或文字同思维活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独特表现形式,如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及其内容来划分,那就是听话、说话、阅读和写作。这四项,哪一项不是思维活动同语言或文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可以这样确认,那这个统一体独特的内在规律便是听话、说话、阅读、写作所内含的固有规律。这四项,哪一项的思维活动同语言或文字的相互依存、作用不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这些规律,哪一种不是以思维活动同语言或文字的相互依存、作用为基础的?因此又有理由说,语文是一门教育学生认识、运用关于思维活动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形式及其规律的课程。

对语文诚能作如上界说,那从认识上或从实践上都是有益的。首先,既然语文是思维活动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统一体,那就可以认定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便是语文的本质属性。眼下对语文的“性”,似乎越

说越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三类:一是从语文教学的功用引出,有工具性,思想性,实用性,移情性;二是从语文教学的内容引出,有知识性,文学性,历史性,时代性;三是从语文内容的丰富多采和语文能力的运用广泛引出,有综合性,整体性,社会性(或社会实践性)。这些“性”之所以不能视为语文的本质属性,就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反映语文本身的基本特征,没有揭示构成语文的内在因素及其关系;就是因为它们都无法把语文和其他学科严格区别开来。而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是语文本身的基本特征,凭此可以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抓住了这一本质属性,既可防止“架空”思想的倾向,也可防止“孤立”语言的倾向,对平常所强调的“要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句话中的“理解”、“运用”,才会有确切的解释,才能有真正的落实。因为要“理解”祖国的语言文字,离不开听和读;要“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离不开说和写。“理解”(听和读)、“运用”(说和写)都是思维同语言文字相互依存、作用的体现,决不是“赤裸裸”的语言文字。这样,在实际教学中就可抓住根本,突出重点,有可能排除因头绪纷繁而导致“分庭抗礼”的困扰。其次,既然语文是一门教育学生认识和运用关于思维和语言相互依存、作用的形式及其规律的课程,那教育学生认识和运用它们相互依存、作用的形式及其规律便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抓住了这个基本任务,如前所言,就可把着力点放在听话、说话、阅读、写作等能力的训练上,集中力量探索这些方面的教学规律,帮助学生在这些方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有效地提高这些方面的实际能力。再次,既然语文的本质属性和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已为上述,那语言思维训练便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因为思维同语言的相互依存、作用是借助语言思维训练来实现的,听话、说话、阅读、写作等能力训练是以语言思维训练为基础的。抓住了这个核心,就有利于加强语言实践活动,使语言教育有了生命,思维发展有了保证,为听话、说话、阅读、写作等能力训练奠定基础,拓开道路。

以上所云,可能近于忤逆。但考虑到语文教学中的种种问题,无不与语文观、语文教学观有关,有必要首先给语文正名定性。语文的名不正性不定,好似一棵树没有了“根”。从这一点出发,不揣冒昧,特写此文,愿作“引玉”之“砖”,研

讨之“的”。

语文教学与人的社会化

人是高度社会化的有机体,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也即在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塑造、接纳个体,个体认同、接受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并积极参与社会的过程。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启东教育局教研室陈瑞昌老师提出语文教学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促进学生社会化的责任。

这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所决定的。人的社会性发展,需以个体与外界的联系与沟通作为条件,而语言,就是这种联系与沟通的主要桥梁。语言的掌握,可以扩大儿童与他人的联系,使他们得到更多的社会活动的机会;借助于语言,学生们才能更好地“占有他人的思想”(马克思语),接受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语言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工具。让学生掌握好这一工具,正是语文教学的份内事。

着眼于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在语文教学中,就要十分重视语言的社会性和运用性。从激发动机考虑,应让学生明白,学习语言是一种社会需要和社会义务,语言的掌握程度,就是社会化的一根标尺。作为社会的成员,要想参与社会,必须掌握好语言这一基本工具。在教学重点的确定时,则应坚信,语言是为运用而产生的。语文教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学生更好地运用语言交流思想感情,这一目的只有在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才能实现。所以,语文教师应加强语言实践的设计,为学生创设更多的语言运用的机会。实际上,这样的语言运用就是社会化活动的开始。在此语言交往中,学生可以逐步了解他人和自我,逐渐顺应和参与外界。语文教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语言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在看似枯燥机械的文字符号下,记录着丰富生动的内容,积淀着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感性和理性的精华。以阅读教学为例,通过这些精心选择的课文的学习,学生可以感受他人的认知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直观地把握他人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从而逐步地理解人生应该抱有的态度,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因此,为了促进学生的社会化,我们应强调语文教学的教育性。站在教育者的立场上看,学

生的社会化不应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教育者按照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根据人才的理想模式进行陶冶与塑造的过程。语文教材的选定已经体现了这样的要求。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还应引导学生深入挖掘语言文字的内涵,领悟课文的思想和情感实质。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忽视语言的社会性内容,显然是不科学的。挖掘课文的内涵,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层次进行:其一是对课文原型的理解剖析;其二是对作者态度的分析感悟;其三是反求诸己,把自我投入课文的情境中去思考理解人生,确定自己应采取的态度。举看图学文《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为例,在第一个层次上,要让学生明白,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生活是那样的沉重而又艰辛,精神是那样的虚弱而又疲惫。在第二个层次上,要让学生理解,画家列宾和课文作者的心情都是压抑和沉重的,他们诅咒沙皇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既把满腔的同情倾注给了纤夫,又对纤夫的麻木疲惫感到无可奈何。在第三个层次上,教师要引导学生介入这样的生活情境,摆出自己的态度,确立信念去积极变革这一让人窒息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和能力的培养者,还应成为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引导者。这首先要求教师积极地引导学生去破译、阐释语文教材里的社会性内容,吸取积淀在语文教材中的人类精神硕果(包括人生观、宇宙观、阶级观、道德观、审美观等诸多因素)。其次,教师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因素。毫无疑问,教师是学生最为直接的仿效对象。教师怎样对待课文描绘的生活原型,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作者立场,无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感染着学生。教师以高尚的价值观、诚挚的态度去面对学生,完全可以影响和规范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教师如果情感冷漠、态度粗俗,则必然会阻碍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教师的教育作用还表现在,他是课堂中毫无疑问的主要的价值判断者。学生以什么态度接受教材的社会性内容,这些因素在学生身上导致了怎样的变化,教师应及时控制和干预,从而加强或者调整学生与教材“对话”的程度与方向,促进学生的社会化。

语文教学与人的社会化的关系,还可以从语文教学过程的特点去考虑。仅靠“教师教学生学”的简单模式,语文教学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在师↔生、生↔生的多向交流中,只有

在实际运用语言、进行操作交流的过程中,学生的语言能力才能得到充分的提高。这与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具有相类似的特点。社会化不是一种机械、被动的变化,而是积极地接受、主动地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准确地去勾勒外在世界的座标,确定自己的位置与角色,把握自己的准则与方向,这就是社会化的目标。这就启示我们:

(1)语文教学这一活动本身,能够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学习中的合作与交流,可以培养学生主动地参与、积极地实践的习惯,凭借这个过程,可以了解他人的人生态度、理想信念,进而以此为参照来设计自己、调整自己、充实自己;在开放性的语文教学中,参与更大范围里的语文活动,进行演讲、写作、辩论,以更为主动的态度表明自己的态度,尝试去影响周围的环境,这种“化社会”的努力正是社会化的更高形态。

(2)学生的社会化能够促进语文教学。社会化的结果,就是形成明确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这是学生阅读、说话、写作的基础。因此,我们应更好地改进语文教学,努力充实学生的心灵。

(3)学生的社会化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大众传播媒介、儿童社会交往等。这些因素以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与语文教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样的范围里,语文教学与学生的社会化仍然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社会化个体。语文教学更应努力促进学生的社会化。用此标准要求语文教学,则需进一步调整教学目标、取舍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从而更好地让学生以语言为工具,通过教材这一个个“点”,去认识、顺应、参与社会,实现人的社会化。

◆语文学科的工具性

语文学科具有多重属性,历来人们对它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诸如工具性、思想性、文学性、综合性、基础性、实践性、情意性、知识性、人文性等等。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矛盾总有主要方面,事物多有辩证意义。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语文是学习和工

作的基础工具。”这就是语文学科的基本性质。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作为必不可少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来使用的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革命导师列宁说过:“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既然语文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而语言又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那么以语言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语文学科,也必然具有工具性的特点。

为了进一步认识语文的工具性,我们不妨引出叶圣陶先生的一些重要说明。1942年他说:“语文‘在生活上必要工具中的一种’”。1953年和1963年他先后又说:“语言是所谓‘公器’,是大家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必须磨炼得无往不利”;“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1978年他又指出:“语文是工具,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1980年他再次强调:“语文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交际的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到了晚年,叶圣陶越来越强调语文的“交际”工具的性质,甚至把它视为“做人”的工具,真可谓见识卓越,独具慧眼。

概括说来,以上所引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意义有以下两点:

(1)语文是“基础工具”。就是说,语文是学好一切的基础,是“学会学习”的基础学科,当然也是工作和生活的基础,属奠基工程。打好了这个基础,有了语文知识与能力就会成为继续深造乃至发明创造的工具。

(2)语文是“交际工具”。强调语文是交流和交际的工具,这就揭示了语文与其他“工具”的本质区别,突出了语文这个“基础工具”特有的“交际”功能。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际间的交流交往的频度将不断增加,语文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也将愈显重要,就语文教学来说,它实际上只能作为交际的教育工具而存在,学生运用语文工具的实际能力也只能在交际过程中得到真正的培养和提高。

语文教学实践证明,否定工具性,就无异于取消语文学科。认识并落实“语文”这个工具,教学质量就会得到明显提高。1963年,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确定了语文学科的“基础工具”性质,提出了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原则,这样,语文教学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随之也就出现了1963

年到1966年语文教学的“黄金时代”。这就说明,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的语文教学中,我们都应该正确认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都必须始终坚持工具性学科的性质,并且努力使学生将这一工具“磨炼得无往不利”。

当然,这决不是说语文学科就没有思想性了。思想性是语文学科的必然属性。因为它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也是由语文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人们在学习和运用语言形式的同时,也必然接触到它的内部因素——思想感情。“情者,心之精也”。高尔基在《童年》中描绘一个泼妇骂街时说:“她的每一句臭骂,在我听来都是一个美妙的音符。”肮脏的“臭骂”为什么会变成“美妙的音符”呢?原来这个泼妇所骂的对象正是令童年高尔基切心痕恨的老板娘。高尔基受过老板娘的百般虐待,因为年小,无力反抗,只有借此排解愤恨之情。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表情达意的工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脱离思想内容而单独存在,而总是与一定的思想内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语文课教成同锯子、刨子一样纯物质形式的纯工具课,那是无法想象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语文学科的思想性与工具性高度统一起来。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前言部分不仅明确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明确提出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这就揭示了语文所特有的文化内涵。“文化”特指教育、科学、文艺等精神财富。“文化”与“人文”是紧密联系着的。人文就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所谓人文教育,即由文化到人的教育,它比通常所提思想教育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用语言思维和交际,把语言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不断传播民族文化,努力促进社会文明,因此语言又是文化内容必不可少的表现形式。萨丕尔曾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地,获得的‘文化的’功能”。这就说明语言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们不仅用语言认识世界,而且用语言来阐释这个世界。在这个认识和阐释的过程中,“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也就会蕴含其中。

因而语言便深深地刻上了人文的痕迹。再就汉语而言,它一直传播着中华民族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并且孕育出了千千万万文质兼美的典范诗文。“文学是人学”。历代作家中深受着一作家某些作品的深远影响也屡见不鲜。仅以著名作家冰心为例,她原名谢婉莹,读了唐代杰出诗人王昌龄的诗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发表作品时就用“冰心”作为笔名,以表明自己的心要像清冰之在玉壶那样晶莹净洁。同时,人不同,语不同,文也不同,“文如其人”,“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这就说明,语文不仅仅是生活学习、交际交流、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而同时又是“做人的工具”。“语文”负载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因此,作为语文学学习主战场的语文学科其人文特色十分鲜明。目前的语文教材包罗了人类文化的多种知识内涵,反映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频频交叉的内容。语文学科提出“人文性”这一重要属性,其内涵比思想性更为明确,更为宽广,也更加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人文性能把被知识技能遏制的精神力量和思想灵光释放出来,使学生突破所学文化科学知识“窄、死、残、破”的囹圄,摆脱应试教育的羁绊,生动活泼地学习成长。注重人文性,必然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学生思想情智的升华。语文教学如果舍弃人文,舍弃反映人类社会的事、理、情、志,舍弃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及民族审美情趣,学生也就不可能理解语言的表现力,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学好语言去用语言表情达意了。这样,语文教学必然会失去灵魂而显得暗淡无光。《教学大纲》强调语文“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实际上也就是强调语文的“人文性”,而人文性就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博大精深,而又能陶冶学生情操、净化学生灵魂的文化基础。

洪镇涛学习语言说与语文教学的本质

当前的语文教学,需要脚踏实地、有针对性的宏观研究。洪镇涛在《是学习语言,还是研究语言》(载《中学语文》1993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的“学习语言”的观点,击中了语文教学改革停滞不前的要害,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本质,很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赤剑老师对这一思想作了总结和介绍:

1. 识误指弊 击中要害

洪镇涛这篇文章引人注目之处,首先是他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语文教学的误区。他说:“语文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个长期性全局性的失误。”误在何处?“这误区,简言之,就是以指导学生研究语言取代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以对语言材料(包括内容和形式)的详尽分析取代学生对语言材料的感受和积累。”何谓长期性和全局性呢?他说:“戊戌变法前后,我国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语文学科开始注意运用分析;而解放以后,引进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语文教育就以分析教材为主了。”这种以分析教材为主的作法,“实质上是以指导学生研究语言取代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显然,洪文论及的不是语文教学的某个局部,而是整个教学体系。

对于语文教学的现状,语文界议论甚多,针砭不少,但大多只在局部。对以分析教材为主的教学体系,则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提出怀疑。洪镇涛先生认为,语文教学不从以分析教材为主的框框中跳出来,任何改革都将只是局部的修补。

语文教学是不是客观存在着洪镇涛所说的这个误区呢?我们只要认真察看一下就会了解,语文教学确实存在着种种“取代”的情况。我们不妨列出几种:其一,以学生对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取代学生对语言的学习。不少人认为,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思想内容分析清楚了,学生能理解了,教学任务也就完成了。因此,老师和学生的力气都花在对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思想内容的详尽分析上。其二,是以对语言材料的详尽分析讲解取代学生对语言材料的感受与领悟。语文课堂成了“讲堂”。老师不仅大讲课文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还大讲相关的语言知识,包括“汉语知识”、“文学知识”等等。与语言材料详尽分析“配套”的“习题集”、“练习册”,则泛滥成灾。该让学生感受的,没让学生感受;该让学生领悟的,老师都包办代讲了。其三,是习惯于对文章的篇章结构作详尽剖析,从而取代了学生对语言的品味。分析课文,一概“从结构入手”。文章分几大段,每大段分几小段,每小段分几层,层与层之间是什么关系,甚至还要配上详尽的文章结构板书设计,弄得非常繁琐。这样做耗时费力,学生对语言的品味被取代了。其四,语文知识(特别是写作知识)的静态重复的灌输,取代学生对语言的实践。

正是这种种“取代”构成了语文教学的全局性失误。失误的核心就是丢掉了学习语言这个根本。洪镇涛的理论勇气,也正表现在明确地指出了这一重大失误。

2. 抓住本质 弘扬传统

洪镇涛文章的令人击节之处,不仅在于他大胆地指出了语文教学尚陷于误区,还在于从语文教学本质出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学习语言”的观点。

洪镇涛判断“误区”的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他说的“语文教学的任務应该是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而不应该让学生研究语言”。

洪镇涛这一观点扎扎实实牵住了语文教改的牛鼻子。

首先,这一教学观,抓住了语文教学的本质,体现了《大纲》精神。洪镇涛明确提出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指导学生学习语言,让学生掌握语言工具。至于思想教育、思维训练、美感熏陶,都是派生的任务,是在对学生语言训练的过程中自然体现的。这是从根本上揭示出语文教学的本质。

第二,这一教学观,植根于传统语文教学,扎根深,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创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时也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语文教育。历经数千年的教学实践,其对学习规律的认识,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是非常丰富、弥足珍贵的。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们搞改革,偏重于外来理论的移植,而忽略了对传统经验的发掘与继承,至于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就更少了。对于传统的语文教学的利弊得失,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为今所用。洪镇涛对传统语文教育作了认真的审视。他看到“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学生对语言材料的自悟”,“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学生对经典语言材料的积累”,“传统语文教学还特别重视读写结合、重视语言的运用”。他认真研究,发现了传统语文教学采取的正是一条“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的途径,只不过还不够自觉、不很完善罢了。他在文中详细地论述了他的学习语言的“八字法”——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由此可见,他的“学习语言”说,是直接源于传统语文教育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单纯地继承。从他的

论述中,我们清楚地感到,他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他的“学习语言”的“八字法”,虽以“重自悟”、“重积累”、“重运用”的传统经验为基础,但也加进了具有西方理论和经验特色的“分析”之法,以弥补“不够自觉”,“不很完善”之处,加进了“语感分析”,解决了语感的培养带有某种自发性和盲目性的问题。

由此可见,“学习语言说”既是以传统语文教育为基础,又熔进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颇具民族特色。

3. 朴素简明 切实可行

探讨语文教学改革,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当前的教学现状来说,亟需朴素简明,行之有效的理论。新时期以来,理论研究文章不少,但触及要害的不多,故而未掀起什么大波澜。还有一些文章虽触及弊端,但未追根溯源,鞭挞不力,措施未果。至于被第一线老师认为“花拳绣腿”、“不管用的洋玩意儿”、“高虽高,我们学不到”的文章,就只能在杂志上唱唱了。洪镇涛的文章一问世,为什么能引起较大的反响呢?他是紧密联系实际,紧紧扣住了广大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观——学习语言说。

正确的观点只能从实践中来。洪镇涛文章的令人信服之处,是他对语文教学以分析为主的做法作了历史的考查。他认为其根子是生搬硬套外国经验,是离开了深层民族传统所致。他认真研究了语文教学的现状,发现了种种可怕的“取代”,而这些“取代”,正背离了语文教学的本质。他几经痛苦的思索,终于感到语文教学必须跳出以分析为主的框子,于是他响亮地喊出:要变“研究”语言为“学习”语言。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概括的“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的“八字法”,朴素、简明、切实可行。武汉市洪山区在洪镇涛指导下的语文教改实验已近两年了,他们反映,这一教学观,管用;这一方法,可操作。一种理论问世,立即有人运用,并且产生效果,这不能不引人注目。

当然,一种理论问世,认识它也有一个过程。要想真正变“研究语言”为“学习语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真正要“变”,涉及的问题还很多。因为这个“变”,不是简单的方法的“变”,而是教学观念的“变”。但我相信,大家认真研究,

仔细探讨,都以教改为己任,洪镇涛的“学习语言说”,一定会掀起更大波澜。创建现代化的、民族化的语文教学体系,这是语文教育工作者共同的责任。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语文教学的优化哲学

课堂是一个特定的空间,构成课堂教学基本元素的是学生、教材和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教材和教师这三个基本元素之间必然经历一个由相互矛盾对立归于协调统一的过程。对于教师来说,教材是其在教学过程中首先面临的客体,只有经过一番钻研,才能由未知到已知;在实施教学方案的过程中,学生又成为教师新的客体,教者必须洞悉客体的个性心理并根据其变化及时调控,保证客体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对于学生来说,首先必须调整情绪,接纳教师这个客体;接着又要接触另一客体——教材,在教师指导和自己的努力下,完成学习任务。可以看出,教材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的客体,而教师与学生之间互为客体,这对矛盾成为课堂教学各种矛盾中的关键所在。教师与学生关系融洽,双向交流活跃,信息传输畅通,教学效果则佳;处理不好,则会导致师生精力消耗大,教学效率低。要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对矛盾趋于和谐统一,我们就必须科学地选择和运用教学方法。王向东老师从哲学的角度,对优化语文教学进行了探讨。

1. 透过现象看本质:教学目标居支配地位

一堂课是一个动态系统,它由各种要素构成。教学方法作为一种因素,显得比其它因素更为活跃。但方法是达到目的的方式和手段,因而它毕竟只是一种外在的“现象”。课堂教学的各项活动都紧紧围绕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目标是“本质”的居支配地位的要素。

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能动性规律告诉我们,主体的活动总是首先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目标或蓝图,并规定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措施和步骤,这种目的性是主体活动所特有的。显然,我们的教学实践活动也必须首先确定好准确适度的教学目标,使知识的难度恰好落脚在

学生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潜在接受能力上,让学生在教学中有一种“跳一跳摘到果子”的满足感,从而不断开发新的最近发展区,促进学生发展。在这种教学目标的适度要求下,我们应精心设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每一句话、每一种体态、每一个细节的处理、每一个环节的设计、每一种手段的采用,都恰到好处地围绕教学目标,体现教学目标。课堂教学中,目标不同教学方法不同,目标相同亦可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关键是目的与方法互相适应,辩证统一。教学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切勿悖离目标,脱离实际;要避免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评价一堂课的优劣,判断教学方法运用得恰当与否,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教学方法的优化,不是说方法用得越多越好,要看每一种方法是否都用得恰到好处,是否有利于学生形成听、说、读、写的技能,是否有利于学生智能水平的提高;也不是说方法越奇越好,“奇”,固然能吸引学生注意,但还要看这些方法是否有助于学生接受和巩固知识,是否提高了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否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使教学过程形成动态的情感流程。因此,教学方法真正的优化,要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取最大的收益,引导学生通过最佳途径实现学习目标。

2. 内容决定形式:教者的钻研是基础

当我们看到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讲课神采飞扬、左右逢源的时候,往往只惊叹他们高超的教学艺术,却不了解他们在钻研教材上所花费的功夫和心血。一位教师说得好:“要想上出一堂成功的课,一定要吃透教材。要做到将教材烂熟于心才行!”

教材只是原始的教学材料,与“教学内容”有着不同的界定。教学过程中,教者不是将教材上的内容原封不动地“塞”给学生,而是先要运用自己的才智,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带着自身的文化积淀去研究教材,分析教材,理解和把握教材。这时候教者眼中的教材,已经包含了教者自身许多知识和情感的因素,自然比原来丰富了许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除了具有与其它学科共有的科学

性外,还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丰富的情感性,如果教师没有丰厚的文化素养,不下一番功夫去钻研教材,恐怕连“教正确、讲明白”都做不到,还谈得上什么“教得生动有趣”、“讲究教学艺术”呢?

解决了“教给学生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明确了教学内容之后,就该考虑“怎样教”了。采用什么形式,运用什么方法,都要仔细考虑推敲,这就是在选择“教学方法”。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容决定事物的形式,内容是第一性的,内容决定着形式;内容通过形式来表现,形式服务于内容。根据这一观点,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应根据教学内容本身的特殊性来确定。所以,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必须在钻研教材上下功夫,教材领悟准确了,方能产生优化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优化也才能有所依托。如果对教材把握不准,即使教学方法再好,也失去了任何意义。

3.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可忽视学法的优化

教学过程的本质,是教师“教”学生怎样去“学”的过程,而不应是教师不厌其烦地用“教”去代替学生“学”的过程。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双方,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学生的主观动因是内因,教师的启发诱导是外因。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根据内、外因的这种关系,教学方法的优化,就不只是指教师“教”法的优化,更应包括学生“学”法的优化。

以此审视现在的语文教学,便不难发现我们的教学还存在以下两种误区:一种是认为教学方法的优化纯粹是教师的事情,于是绞尽脑汁思考“教”的招数,脑子里盘旋的尽是怎样把学生“讲”懂、“教”会,片面地将“教学方法”理解为“教法”;另一种是教者也知道“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于是不顾及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一味强调学生的“自学”,采用“放羊式”教学,以为这就是“教学生学”。真正意义上的“教学”,应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协同作用的过程。

教法,是指教师依据教学目标,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发送信息传授知识的方式方法;所谓

学法,就是学习语文的基本规律、基本方法。皮亚杰说:认识既不是主体内部预先形成的结构的展开,也不是主体对外界客体的简单摹写,而是主客体不断相互作用而逐步建构的过程。教法与学法的关系应该是教法就着学法,教应该着眼于学生的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陶行知语)。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设计好教法,又要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指导好学法。鉴于此,我们对优化教学方法的准确理解应该包括这样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使学生“要学”,教学中注意多种教学因素的优化组合,使学生处于主动积极的状态,自始至终注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的积极性,以求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另外一个层面是通过教学方法的优化使学生“会学”,教学中注意学习规律的渗透和学习方法的点化,努力改进教法以适应学生掌握和运用学法。一切教法都力求使学生动起来,让他们在听说读写中学会听说读写,进而摸索、创造自己的新方法。只有着眼于指导学法,引导学生达到先是“要学”继而“会学”境界的教法才是好教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教学方法的选择必须反映学生学习主体的特点。学生产生了兴趣掌握了学法,便能把外在的教学目标转化为学生内在的学习需要,教法的实施才能产生预期的效应。可见,优化教学方法,既包括教法的优化,也包括学法的优化。

◆语文学科的地位和功能

《教学大纲》前言第二段说明语文学科的地位和功能:

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语文学科,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对于学好其他学科、日后工作和继续学习,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提高民族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句,说明语文学科在高中各门学科中的地位:“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语文是学习各门学科必须掌握的工具,语文学得好,对学习其他学科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一句同时也说明,语文学科对学生说来也是培养和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学科。语文素质对学生来说是文化

素质的基础,是学生的文化素质的根,因此,每一个学生都要学好语文学科。

第二句,说明语文学科的功能,三个状语说明三个方面的功能。1.“对于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这是从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说的。2.“对于学好其他学科、日后工作和继续学习”,这是从学生实用方面说的。3.“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提高民族素质”,这是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说的。《教学大纲》从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课程功能、从学生的实用功能、从文化建设和国家发展的社会功能等三个方面指明语文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国家教委制订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从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培养人才方面指明语文学科的功能,没有全面地指明语文学科的社会功能。《课程标准》从两个方面指明语文学科的社会功能。一是“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语文学科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学生进行热爱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是语文学科的特点之一;同时,“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外为中用,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是“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语文现代化,人工智能、声控技术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语文学科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教学大纲》指明语文学科的社会作用,具有强烈的现代化气息,也为语文教学民族化和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语文教学

《教学大纲》前言第三段指明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

语文教学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联系现实生活,注重语文实践,注重培养运用语文的能力,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率,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服务。

《教学大纲》继承了以前大纲的指导思想,“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有所发展。

“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